

电视文学剧本

天字弭風雲錄



编剧

周端木
邓定维

责任编辑 方育德

天字号风云录 周端木 邓定维 编剧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
(邮政编码: 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武进县第三印刷厂 印刷

850×1168毫米1/32开本

18.5千字 7.25印张 3插页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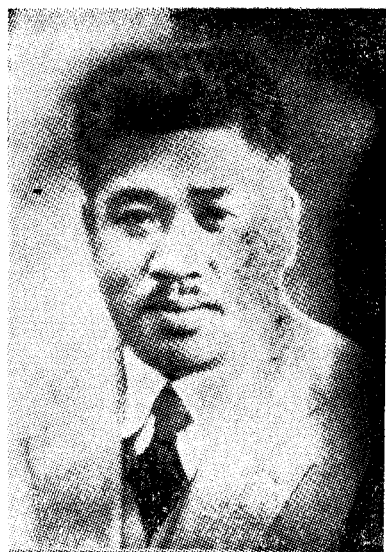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 1—2,000册

ISBN 7-104-00282-0/I·91 定价: 5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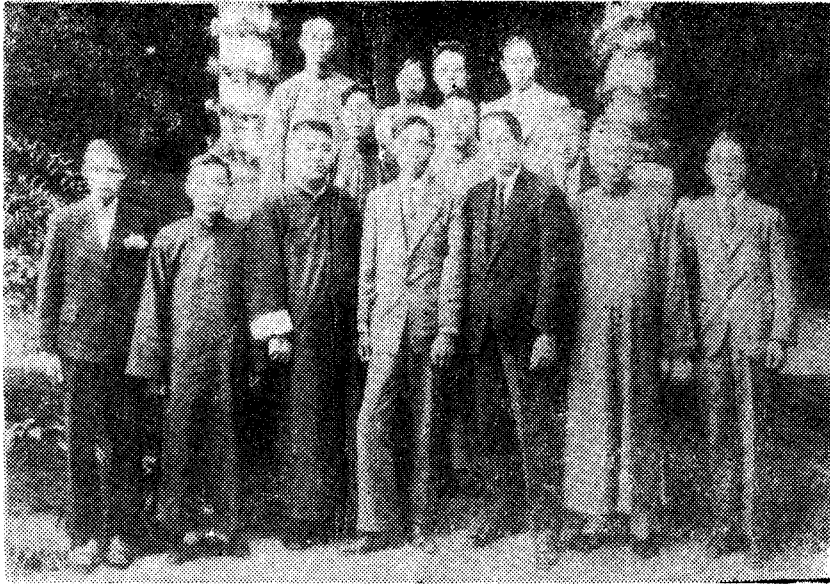
张逸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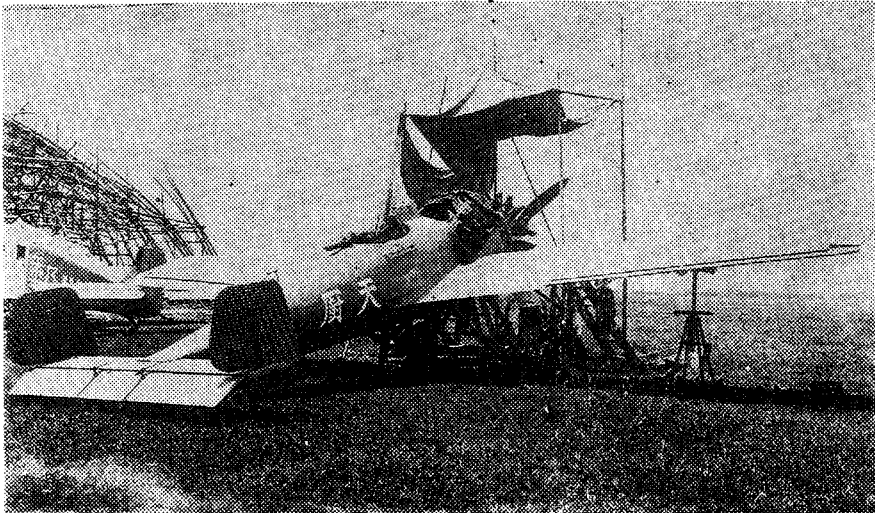
(二八七一——一九三三)
天字号企业创始人之一张逸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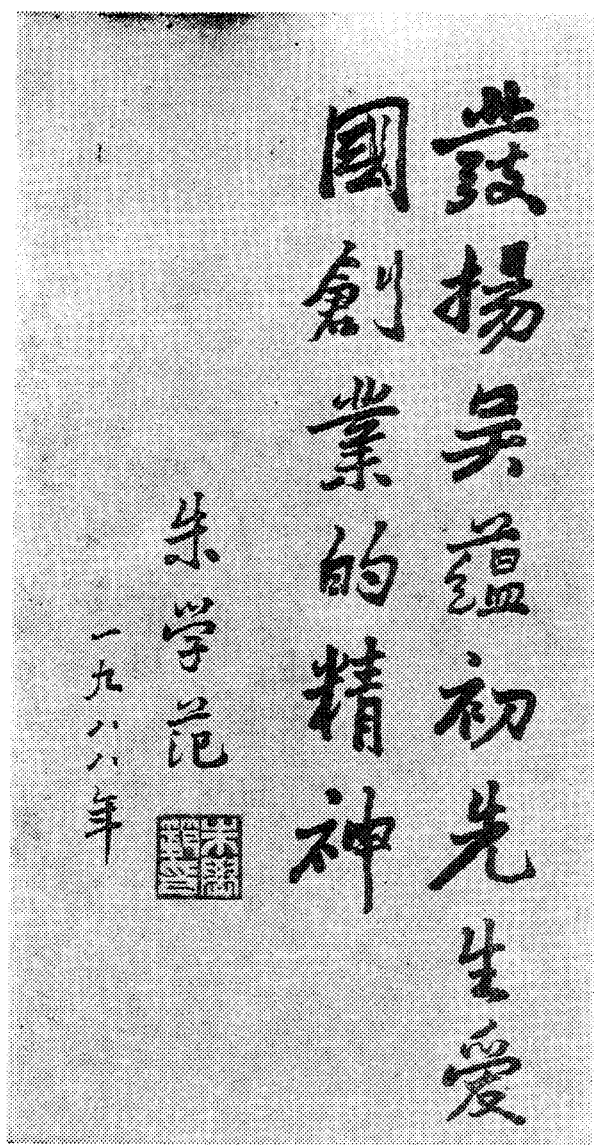
天字号企业创始人之一吴蕴初
(二八九一——一九五三)



1929年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成立全体人员合影
前排右二为张逸云、右五为吴蕴初。



1934年天厨味精厂捐献的“天厨号”飞机



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为吴蕴初题词

紀念逸雲公

發揚愛國主義
振興民族工業

張承宗



九十六

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为张逸云题词

序

早就在影视报刊上读到八集电视连续剧《天字号风云录》正在拍摄的消息。从简介中知道：这是上海电视台继《上海的早晨》之后录制的又一部描写上海工业发展史的故事片。它和《上海的早晨》不同，不是写对资本主义改造、三反五反中的人物和事件。而是写上海鼎鼎大名的“味精大王”吴蕴初艰苦创业，与实业家张逸云对他的资助，不遗余力的支持，建立了中国化学工业伟绩的传记性故事片。这则消息是很吸引人的。人们翘首盼望早日看到这部电视片。

最令我吃惊的是：这部可视为资本家立传的电视剧竟是我们上海戏剧学院教授、图书馆长和他夫人的近作，而我们很多同事和朋友事先却不知道。

周端木是我相交四十余载的老同学、老同事、老朋友，他为人正直、诚恳、工作勤奋、作风踏实；平时沉默寡言，性格内向；而他的夫人邓定维却热情、豪爽、雷厉风行，他们在学院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、受到大家的尊重和喜爱。在他们家中，常常是高朋满座、谈笑风生。我知道他们常在繁重的工作之余，利用节假日或是加夜班构思和创作剧本，创作热情十分高涨。十多年来，自他们结成伉俪之日起，已携手合作了大型话剧《陶冶》、《荡涤》，电视剧《声浪》、《我们的婚礼最风流》、《他们都是同龄人》等十余部。因为他们以事业为重，都是晚婚，又都热爱戏剧创作、艺术趣味相投、配合自然默契，所以每年必有新作问世。朋

友们开玩笑，说他们：“迟暮的爱情结出了丰硕的艺术之果”。果然，这部八集电视连续剧又在默默无闻中赫然问世了！他们为此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是可想而知的。

因为是老朋友，他们送来剧本打印稿，并说即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，希望我在书前写几句话。我非常乐意地接下了剧本，几乎是一口气把八集电视文学本读完。

我被感动了！折服了！

首先叫我赞叹的是两位作者的胆识。要在人文学科各个领域恢复被歪曲了的历史，让人民真正看清楚历史的真相，记住历史的教训。特别是通过文学艺术作品（包括传记文学在内）讴歌那些推动历史前进和民族振兴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、文化、教育各路英才，真正做到珍视人的尊严，人的价值，实在是还有许多工作要去做。像这部电视连续剧所讴歌的吴蕴初、张逸云这样的爱国民族工商业家，他们在发展民族工商业、弘扬民族精神方面是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。

写这样大部头的传记体文学剧本难度是很大的。因为这种体裁有很强的纪实性，而且时间跨度大、涉及社会面广：从二十年代吴氏赤手空拳创业起始，历经日寇侵犯、抗战内迁，战后复员，喜迎解放……它不但是吴蕴初近卅年的个人奋斗史，也是同期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。作者把吴蕴初、张逸云创立天厨、天原、天利化工企业集团的艰苦历程放在广阔的时代社会背景中加以展现。我在阅读剧本时，为作品史诗般的恢宏气势所震慑。那磅礴的时代风云变幻、尖锐错综的矛盾纠葛、各类人物的命运浮沉和感情波澜、上海滩的地方特色、幽默诙谐的语言……处处显示出作者善于洞察人生、发隐抉微的犀利目光。在艺术上，不但时代、环境气氛渲染得如在目前，感同身受，人物也刻画得精确、生动、印象深刻；整部作品气脉贯通，下笔如行云流水，而中心脉络却卓然可见。

上海近百年的历史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风云人物和故事，有待上海作家们挥洒如椽的巨笔去描绘。作家们的胆识与才智将创造出一座座“上海巨人”的丰碑！

陈恭敏 1990年2月于上海

目 录

序.....陈恭敏(1)

天字号风云录(一——八集).....周端木 邓定维(1)

附文

从开明绅商到新型实业家

——记天字号企业创始人之一张逸云.....陈正卿
郑泽青(175)

从味精大王到氯碱工业奠基者

——记天字号企业创始人之一吴蕴初.....陈正卿(186)

在娱乐片大潮中鹤立鸡群

——电视文学剧本《天字号风云录》赏析.....叶 涛(212)

第一集

秋天。上海。阴雨连绵。

一辆出租汽车在绿树成荫的幽静马路上缓缓行驶。车内坐了一位青年女子：披肩长发，风姿绰约，她是美籍华人，作家林布倩。

轿车在僻静的小巷口停住。

林布倩撑了一把黑色雨伞，在缕缕烟丝，缕缕雨丝中寻找门牌号码，好像游子寻找自己的家。

她来到小巷深处，有浓荫覆盖院墙的七十号门前，按电铃。

门“依牙”一声开了。迎接她的是一张稚气的孩儿脸：“阿姨，你找谁？”

林布倩：“欧阳恒如老先生是住在这儿吗？”

女孩点点头，领着这位陌生客人穿过碎石铺成的通道，走向客厅。她朝落地长窗外，坐在花园阳台上观赏秋雨的老人喊道：“好爷爷？有人……有人来看你了！”

欧阳恒如老人，漫不经心地：“谁呀！”

小女孩圆睁睁的眼，一直盯着她。

林布倩望着他的背影：“欧阳老伯，我是刚从美国回来的……”

这熟悉的声音，使他猛然转过身子，惊呆了。“映霞！”他脱口而出。眼前站着的女子，无论从容貌、声音、气质，都太像他年青时代的恋人了。

林布倩嫣然一笑，妩媚动人，“您把我，当作我妈妈了。”

欧阳恒如老人有些手足无措，窘态地：“……你和你妈妈，好

象一个人……实在，太相像了。哦，坐，请坐。”少顷，他眼睛望着远处，瘖哑地：“你母亲，没有和你一起回来？她……还好吗？”

林布倩：“她过世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这是她终身的遗憾。”

欧阳恒如老人一怔，黯然神伤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雨静静下着，飘湿了老人的衣裳。

“那么，你这次来——”

“实现妈妈的遗愿，给她老人家的恩师吴蕴初先生扫墓。要是有可能的话，想写一本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——吴蕴初的传记。”林布倩急切央求：“希望得到您的帮助。”

欧阳恒如老人感慨万千。“难得，你有这番诚心！我也是久有此意了。来，上楼！”

林布倩牵着小女孩的手，跟随上楼，边走边说：“听说，还有一位张逸云老先生……”

欧阳恒如老人扭过头来：“嗨，连这，你都知道？是位伯乐啊！”

一双枯手，将宣纸摊平，逐渐呈现一幅淡水墨画：芳草斜阳，山水苍茫。在岩石的重压下，隙缝里长满求生的青藤，开着艳红小花。

白云悠悠，一片绿洲。

近代化的大都市，厂区烟囱林立。

《天字号风云录》剧名赫然入目。

镜头在天字号企业的图案中横移：天厨的佛手，天原的太极图，天盛的容器，天然利益不可丢的钱币。

黑暗中坐着一个人，他火柴一划，点燃雪茄。借着微光，看清吴蕴初愤世嫉俗的脸，和墙上挂着一张面容清癯的张逸云照片。他起身，走向街头。

从此，开始了欧阳恒如老人漫长的回忆。沙哑的画外音：“他们都过世了……现在，很少再有人提到他们。六十年前，上海滩这块风水宝地，早就成为帝国主义掠夺的中心。它是冒险家的乐园，罪恶的深渊，也是我中华民族工商业诞生的摇篮。……”

与此同步，出现纷纭多变的画面。

江海关的钟声。

黄浦江水像一条缎带，从这座城市东边静静流过。

外滩。汇丰银行门前的两座铜狮。大把墨西哥银元(鹰洋)和日本银元(龙洋)丢进抽屉。

证券交易所内，烟雾弥漫，买卖股票的叫喊声，震耳欲聋。经纪人在交易台前，用手势表示意向：手掌朝内，买进；手掌朝外，卖出。一旦成交，场务员立刻在行市板上写上价格，顷刻之间，几十架电话接通全市各个商号。暴发户狂喜的脸。

租界。工部局沿街，走着英国巡捕，红头阿三和地痞流氓。

一幅巨大的日本味之素广告，耸立在交通路口。它的底部挖一条狭长通道，一切车辆、行人由此经过。吴蕴初停步，对它凝视。

徐家汇天主堂的十字架高高耸立，晚风吹来祈祷的钟声，悲戚而深愁。

天宇飘着微雪，忽成惊雨。

弄堂的过街楼前，一盏昏黄路灯下，小贩身背蒲包，一手捂耳，悠长的叫卖：“刮一辣一松一脆，檀香橄榄，卖橄榄！”声音凄楚而辽远，消失在深巷尽头。

画外音在继续：“……奋发有为的人，不甘寂寞，常常点燃一盏孤灯，默默地探索。这里，是福源里的一个亭子间。”

深夜。万籁俱寂，灯火熄灭。惟独吴蕴初家的亭子间里，还闪着光亮。

酒精灯燃着，吴蕴初聚精会神在做观察试验。

马蹄表的切嚓切嚓声，时针指着下夜两点。他手拿记录本，

挥笔疾书。

吴蕴初困乏的脸。他放下笔，后仰，稍事小憩，又打起精神贴近观察。

钟声，当，当，当敲打三下。

前楼吴仪惊醒，披衣下床。

亭子间的门推开了，吴仪将一碗水泼蛋放在记录本旁，她边结衣扣边说：“吃了，快去睡吧，清早还得上班！”

吴蕴初站起，脱去白罩衣，交给夫人，端起碗，三口两口吞下。

吴仪穿好白罩衣坐下观察。她的神情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战战兢兢。吴蕴初感到她的紧张，走到她身后，察看一下，轻轻吻了下她的发梢走开。

瞬息，传来鼾声。

天色微明。吴家亭子间窗口冒着白气。这种化学反应过程泄出的刺骨气味，不断向窗外流溢，惊扰了左邻右舍。他们冲着亭子间骂山门了：“啊哟，上头亭子间里放啥个毒气啊，呛死人噢！”

弄堂半空飘着白气，下面住家的男女老少往这里云集了，有人叫着：“赤那，臭煞人了！”“倒霉倒霉！”“是啥人放毒气啊！”“吴家嫂嫂，依下来讲讲清爽！”

吴仪奔下楼去，向邻居赔不是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！”向挤进来的人做解释：“不是放毒气，不是，是做试验，吴先生做化学试验。”

一个中年男子责问：“做啥个试验？臭是臭得来！要嘛，大家到巡捕房里讲道理去！”

吴仪没有办法，只好摊牌：“是试验，做味之素！”

一个大块头挤过来，尖刻地：“味之素？嘿嘿，尝尝鲜来！闻闻臭来！到底搞啥个名堂，上去看看清爽！”

一群人簇拥着吴仪朝楼上走去。

吴蕴初睡眠惺忪，衣衫不整，穿了双拖鞋，在亭子间里迎接这批不速之客。他拱手作揖：“诸位邻居，多多包涵。蕴初实在是出于无奈，惊扰大家了，请多原谅！”众人吵吵嚷嚷，大块头特别来劲：“吴老板，依轻松来，说一句事出无奈，阿拉活受罪嘛，做人要讲一点公德嘛！”

吴蕴初掏出三炮台敬烟：“蕴初道歉，向诸位道歉，请抽烟，抽烟。。”

大块头吸着香烟，气消了点：“看在大家长年邻居的份上，只好客气点喽！吴老板，这次算了，下次再放臭气，别怪我们翻脸，可就要巡捕房走一趟喽！”

邻居们附和，各说各的。“这次就算了！”“下次巡捕房见！”“吴师母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试验了，臭气熏灭，你我身体谁吃得消嗽！”“大家讲点公德嘛！”

大块头双手一扬：“走吧走吧。吴老板，下不为例！”人们吵吵嚷嚷跟着他下楼。

吴仪扶着楼梯拐角，向他们招手致意。忽然，再也支持不住，她疲劳、惊吓，双腿一软，晕倒了。

吴蕴初惊呼，急忙上前搀扶。

晚上，脸色苍白的吴仪卧床不起，她的丈夫服侍她喝药。“好点了吗？要不，试验停一下吧！”

吴仪摇摇头，挣扎着坐起：“不不，都试验一年多了，那是你的心血。酒精灯，千万不能熄。”

福福里吴家的亭子间，酒精灯燃着，门窗紧闭，外面下雨。病病歪歪的吴仪和丈夫，将一条条牛皮纸贴在窗缝上。

氯化氢气体弥漫斗室，越来越浓。吴仪捂嘴，不断呛咳。她回身去刷纸条，颤颤巍巍想贴到窗缝上，吴蕴初过来，接过刷

子，推吴仪出门。一股酸气飘至过道，吴蕴初迅将房门关严了。吴仪回身敲门，不开，她深深叹了口气。

严冬。亭子间朝北的窗户结了一层霜花，外面隐隐落雪。黎明时，寒冷异常，吴仪披着毛毯，在静观默察。突然，发现烧瓶中出现了雪花状的白色结晶体。她好像悟到了什么，手伸进烧瓶拨弄一下，惊喜地站起，不知怎么处置才好。吴仪一抹垂发，急匆匆出门，毛毯竟绊住了脚，她一把甩下……

吴仪狂喜地奔向前楼，推醒和衣而睡的丈夫：“快，快……好像是了！”

吴蕴初乍醒，懵懵懂懂欠身：“什么？什么是了？”

心急火燎的吴仪，催促着，边走边说：“白色的，像雪花……”两人迅步走进亭子间，观看那白色的结晶体。他捏了一点，放入舌尖一舐，笑了。吴仪贴近他的脸，低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吴蕴初寡言，用沾着味精的手指送到夫人的舌尖，她一舔，也乐了，两人相视而笑。

吴仪：“好极了！和日本味之素一模一样。”

吴蕴初一把撕掉墙上的味之素广告，欣喜若狂地：“不，我的比他好！成功了！”

吴仪乐极而悲，竟喜泪满面了。

“夫人，今天应该高兴。”他搂住吴仪的腰，口中喊着“蓬嚓嚓——蓬嚓嚓”跳起快三步。旋转的华尔兹，一圈又一圈，转得吴仪头晕目眩起来，她求饶：“我头昏，算了，算了……”

又转了几圈才收梢。他俩小心翼翼地将白色粉粒装进一个玻璃瓶内，塞好软木塞。

小瓶装进皮包。穿衣镜内，看到吴仪给丈夫穿上大衣，吴蕴初整衣领，左顾右盼，拿起司的克，回身向吴仪一扬手：“夫人，

等我好消息，狗拜——”戴好礼帽，快步出门下楼。

吴仪倚门默默看着。听他脚步声远去。

福源里弄堂口。

清晨，吴蕴初兴致勃勃地提包而去。

暮色中，吴蕴初转过弄堂，神情颓唐地走向家门。

欧阳恒如老人的画外音：“试验成功了，兴奋之余，接踵而来的却是惆怅困惑。现在，当务之急，就是要尽快找到一个肯出资金的老板，所谓‘货卖识家’。几天奔波下来，识家又在那里呢？”

门口，儿子一把抱住爸爸，小狗在旁摇尾欢跳。吴蕴初撸了撸儿子的头，默默进门，通过厨房，径自向楼上走去。

他的夫人，用奇异的目光望着丈夫。

福源里吴家亭子间。

吴蕴初独自闷坐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。儿子牵着小狗，对父亲纠缠不清：“爸爸，带我去看马戏。”

吴蕴初头也不回，没好气地：“现在没功夫！”

儿子：“你答应过我的，还要给小狗买铃铛，”拉起父亲的手：“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嘛！”

吴蕴初心烦意乱：“吵什么，烦死人了，出去！”顺手一推，儿子跌个踉跄，也来劲了，他奔回，拉住父亲的手臂，犟头倔脑地：“我不，我要看马戏，我要铃铛！”

小狗也凑热闹地汪汪叫着，走着。

吴蕴初肝火上升，命令儿子：“把它牵走！”

儿子挺直脖子：“我不！”

吴蕴初撩起一脚，将小狗踢出门外，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儿子冲下楼去，抱起受伤的小狗，委屈地哭了。